

北方 图腾

高光中短篇小说集 高光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北方图腾

高光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4082-1801
(苏)新登字007号

北方图腾

作 者：高 光

责任编辑：许金林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制 版：南京人民印刷厂

印 刷 者：江苏省军区印刷厂

787×1092毫米 1/23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280,000 199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401-1/I·382

定 价：6.5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北方图腾与命运的倾吐欲

王 干

用这样的题目来形容高光小说似乎过于诗意和狭窄，因为高光的有些小说“北方性”并不是那么强，把背景放在南方、东方、西方都可以，而有些小说则是“反图腾”的面貌出现的，比如《墙》便是对封闭性地域文化思维一种否定。可我觉得高光小说中写得精彩的部分仍是那些关于长白山、关于参王、关于满族文化的篇章，一个作家对民族的感情总是从血管里从灵魂里流出来的。记得高光在他以“熊沐”的笔名出现的长篇小说《神木令》里对天池神奇而圣洁的描写，其叙述过程不亚于宗教徒一次朝圣的心路历程。天池实在是美得绝伦，读读高光的文字我来到长白山下不敢去一睹真实容貌，唯恐破坏了那种神圣无尚的意境。

不过，高光的小说并无炫耀地域民族文化的趣向，这就使他的小说没有落入文化之圈而沾沾之喜。文学的文化意识是消解文学政治性的一种有力姿势。然而1985年出现的“寻根文学”思潮由于片面强调文化对文学的制约，导致一些作品变成民俗的展览，而忽略“人”在文学中

的价值。法国“新小说派”虽然反对人道主义对小说中客观世界的浸淫，但无论是罗伯-格利耶还是米歇尔，他们的“物化”小说始终没有摒弃“人”的感觉、“人”的情绪、“人”的精神，他们反对的是以个人的观念和个人的偏见去歪曲世界的真实。

高光小说的背景并没有设立在“新小说派”的理论屏幕之下，对“人”的价值思考和对现实状态的剖析仍是高光小说的重要策略。象他所有的同龄人一样，在高光的小说话语中，记忆/现实象梦魇般纠缠着他们这一代人。他们面对历史时，不能平静如水让历史平面地演变成一个纯故事，他们的笔触总是暗暗涉及现实，而当他们面对现实时，同样会情不自禁地勾起诸多往事的回忆，历史与现实永远勾连着他们自身的命运。这也许是命运对他们太不公平了。（比如知青作家群视下乡为人生这炼狱），也许他们过去一直不能申诉自己命运的苦衷与伤感（十年文革限制了他们对世界倾吐的可能），他们的小说里便老是潜伏着对个体命运倾吐的冲动，虽然在一些小说中他们有效地控制住这种冲动，但冲动本身就是一种隐含叙述，它象光一样构成了小说中看不见的阴影与明亮的层次感。

中篇小说《北方图腾》便是这种冲动与控制的标本。小说题名“北方图腾”，其内涵便不是叙写北方的地域文化和北方的历史故事，它虽在每个段落的前缀一些颇为民俗意味的地域性掌故或风物的描写，但只是为了造成了一种叙述的套层结构，旨在强化南方人数学教师傅钟

在北方的故事，他终生致力研究的课题，刚刚有可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自己却一命呜呼走上黄泉之路。应该说傅钟的故事和傅钟的性格并没有什么超常出奇之处，只是陈景润式的故事和陈景润的性格从北京中关村移到北方偏僻小镇而已，他的迂腐和固执甚至有些让人想到孔乙己。高光显然不是为限复过一个七十年代末被反复传诵的故事，他们采用的叙述人“我”（以高光的姓名直接介入小说）的口吻完全一反当年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里古典史诗方式，也不是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抱玉岩》的悲剧抒情方式。而是非英雄化的调侃方式，基本上是鲁迅《孔乙己》里小伙计的腔调。小伙计仍是孔乙己命运的关怀，很少涉及自己的情态，《北方图腾》里则充满对自身命运的倾吐欲望。这一点很象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可塞林格直接面对的是现在时态，而“高光”则是以“记忆”性话语去借叙述别人的身世来宣述自己的“成长史”和“发展史”。这在另一篇小说《双心树》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双心树》叙述的是一个工宣队长草菅人命的悲剧故事，对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感。这篇小说也同样是青年教师“高光”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直接描写“我”在当时环境里的苦闷和压抑，虽然这种苦闷和压抑基本停留在性需要和性刺激这样的生理层次或青春性忧郁症上，但个体命运的倾吐已基本失控处于自抒状态。在《北方图腾》里，“我”的命运基本上是与傅钟的命运平行发展的，故事结束时，“我”调的省城之后，傅钟感到生活无望便上吊自尽了，小说让读者留了一个小小的

遺憾，就是傅钟不知道他的论文(研究成果)被教授肯定了。而这正是“我”的心态的折射，是“我”的一种良好愿望，是成功者对失败者的无价垂怜。即使在其他的一些不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的小说里，高光仍然会时时涌现这种命运倾吐的冲动来，象《墙》这篇带有抽象形式的小说，虽然主旨是对一种封闭性文化心理的批判，基本摒除对人物性格的繁琐刻划，而以符号为特征，但对封闭生存状态的反复描写中，“我”对自幼生存环境的怨艾之情溢于言表。

这正是他们这一代人思维的特点。虽然文学总是个人心灵和个人精神的记录，但象高光这样关注社会，关注别人命运而又注意掩饰自己倾吐的欲望，是与混合的文学影响分不开的。高光这一代人最初接受的是革命英雄主义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而后涌来的种种国外新浪潮，虽然改变他们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规范。一般说来，高光这一代的思想里即使有意识去回避社会，现实、民族、群体这些字眼和这些概念，仍然无法割断与它们的潜在关联。也许过分整体观念扼杀过他们个性的棱角，他们对自身价值的器重就显得有些敝帚自珍式的卑微好笑，而不象第三代小说家任意蔑视人道、人格、人这些在上代人看来极为神圣的字眼。对纯洁人性美的称颂和向往，对庸俗社会病态的厌恶，有时虽然以一种局外人的冷嘲热讽的口气道出，但仍是参照了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念。近期在《钟山》发表的《人猿》里，一再出现“北京人”的猿人塑象，便是作为一种自然古朴而蛮荒的浪漫主义古典

精神来映照现实的，是对远古人类精神的怀想，同时也是人与猿界限的一种警醒。小说里人物几乎全都营营苟苟，或委琐不堪，或空虚无聊，“他”与“女教师”私通，“妹妹”与“妹夫”离而又合，汽车承包商钱多得心慌意乱，用烧钞票来发泄灵魂的苦闷，他们既是现代文明的参与者，又是叛逆人和多作人，他们时而是人时而是猿，人性猿性混合在一起。作家对人性和猿性的区别是模糊的，对人性和猿性的褒贬也难置可否，有人认为这充满“后现代”文化的消解意义。此说亦可成立，但《人猿》的结尾，仍露出了高光的“底色”。

海是漫漫的蓝，把天把宇宙者淹在澄净里了，海水啪啪地拍击着世界，拍击着苏醒的鼾睡的生命，黄沙驯服的躺在海的脚下，等着海粗暴的爱抚。太阳象一只滚动的球，在弟弟身前身后跳动。弟弟抱着儿子，脸上带着笑，在沙滩上印足迹。他把救生圈放好，把儿子放在原来总放海参海虹的兜里，他看着儿子笑，以为儿子和海参海虹一样是生命。儿子呀呀稚语，声息象海的低语。海用伸出的脚狠蹬儿子。儿子的脸上明净净的，酒涡涡里盛着红的蓝的太阳，还咯咯笑。

这是小说里作家所想象的画面，在这幅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画面里，回归大自然，恢复人的本性，摆脱异化的内涵自然涌现出来。“海”作为人文主义者最常用的意象符号，在这里闪烁着的仍是传统的光辉，它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巧妙否定，也是对“北京人”形象的间接补充，它是人的灵性与自然的灵性的完美结合。《引出绝境》里的“海”是莫须有的“参王”，这个“寻找”主题，典型地概括了高光这一代人的生存心态。因为他们觉得在他们的人生中总是失落了什么，失落了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们要寻寻觅觅，上下求索。张抗抗的《北极光》是这种寻找母题的直露表现，也可以说是导了先河。与《北极光》不同的是，《引出绝境》的寓意不只是此，它有一种复杂的多项指向，这可能是由于小说的背景置换了，而中日两国人群的出现也使小说染上了另一重氛围和色调。不过，这篇小说巧妙借鉴了武侠小说里常用“觅宝”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创新。高光曾写过《挣扎》这样拷问人性的深刻之作，他对“满州国”时期国人心态的把握有一种骇人的细腻和犀利。

虽然高光在小说创作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的个性风格也渐趋明显，但我始终有种感觉，高光尚未进入竞技的最佳状态，或者说他创作时心态没有完全彻底放松，好象还在顾忌什么创作戒律，好象还在试图以小说去实现什么价值或观念。以他现有的创作功力和艺术感觉，大可以路入“超一流”选手之列，可他总被是种心理障碍所羁绊，影响了他水平的临场发挥。我作这样的判断是

由于对他平时“训练成绩”熟悉的缘故，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曾读过高光以“熊沐”的笔名写作的《人·鬼·兽》系列长篇武侠小说。这几部武侠小说的精采，使我不敢相信是出自高光的手笔，和总觉得中国大陆的金庸出现了。可一九九一年初夏，熊沐武侠小说讨论会上，高光实实在在出现在我面前，我才很勉强地把我和我心中的武侠小说大师熊沐合二为一，但更多的时候是分裂的、不和谐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我觉得这有点象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往往达不到训练时的最高水平，还是特有的心态在作祟。高光在写作武侠小说时，心态是极为自然和放松，心无杂念，小说只是小说，可以说是采取的一种做戏态度。写作所谓“纯文学”时就不一样了。你可以发现，他在注意形式感，他在考虑生存这些深奥的哲学命题，他在挖掘人性生成的多种内涵，他在变换叙述人称和叙述语态，他在有意无意地淡化冲突，他甚至还关心到人物性格的独特与否……这些显然都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在高光的武侠小说里这些也同样存在，问题在于不能带着镣铐跳舞，使之成为创作时需要卸去的心理负荷。高光当然比我更明白这些，就象一个优秀运动员知道如何才能创造出优异成绩一样，实际操作远非象设想的那么简单。这是由于高光一代人早年对文学的感情太神圣，太使命化了，即使今日采取游戏的方式也是仪式化的，他们不愿亵渎自己的命运，亵渎自己的初恋。

不过，高光个人似乎倒有这种亵渎意识，他在彻底倾吐之后，可能会变得更加轻松，因而更加富有创造力和想

象力。我想，他应该和我一样充满信心。

1992年6月于广寒居

目 录

墙.....	(1)
焚烧太阳	(52)
双心树	(92)
人猿.....	(141)
贝水滩.....	(193)
北方图腾.....	(240)
引出绝境.....	(296)
彗星蛋.....	(336)
炮手一条命.....	(381)

墙

爸爸老说：咱家有围墙。是有围墙。用土干垒起来的，取来的河淤土，又用河水和泥，加上铡细的草节，巴成了四方方的围墙。前面有门楼，起着飞檐，檐角飞的也是凤凰。门楣上抛出四个大字，是在木板上凸刻的，从左向右爬上去，又落下来，就是高低不平的四个字：福缘善庆。两扇门板是厚柞木的，几粒快火枪弹钻不透，一边书两个大字。左边：天相。右边：吉人。

这就是我家的围墙，我家老早年是地主。

先是盖起了五间青砖瓦屋。瓦屋是罗旋儿老先生相的。他拿捏着罗盘，喝了三顿大泉源老烧酒，就指了指山洼边，说些福缘善地财源旺宗一类话，就矗起来五间瓦屋。瓦屋落在小屯边角，站得比茅舍高，就有冷冷的眼从低处盯着瞧，说高家日子旺发啦，是屯憋的土财。从屯中间的一条漏河溯上去，传下来，在榛草柴蓬里滚几个过，上下百里就都知道了。后来一天晚晌，院子里冲进三个

人，领头的手握一支撅子枪，后跟的两个壮汉都手持短枪，黑乎乎的看不准模样。三人用枪瞄住全家，让拿袁大头来，不然就绑票。太爷爷是个儒秀才，坐炕上没动，大约记得“威武不能屈”这些圣训，太奶奶就吓得尿湿了夹裆裤。最担心的是姑奶和奶奶，一个是待字闺中的丫头，一个是初嫁过来的媳妇，绑票了去，哪有好？爷爷是个火爆性子，从里屋“唬”地跳出来，拎根磨棍。领头的胡子一搂火，“叭——”地一声，枪子穿透了爷爷的裤裆，爷爷就觉得给撕去了男人的根蒂。也没顾上疼，上去就是一扛子，差点把胡子头搂死。后头的两个胡子干举枪打不出火，爷爷再一磨棍打落一只枪，倒弄散花了满地笤帚糜子。三个胡子一见弄漏了景儿，从猪圈边跳下去，顺漏河沿儿跑了。腿慢的矮个子还被短工黄有福冲脚跟铲了一锄头。

奶奶晚上就焐被窝，给爷爷揉搓，擦香油。一颗枪子蹭去了皮，险些没了爸爸，没了我在这儿写小说。爷爷骂，先是骂胡子，他成亲三天来绑票，差点绝了他的种。又骂奶奶，骂她不安好心眼，揉搓的劲儿那么大，死死地贴靠着，炕烧得热起火，撩得他心火饥饥，骚婆娘。奶奶脸烧得红红的，头偎在他怀里，更加小心地给他擦香油。太爷爷坐在正屋炕上，闭眼寻思了半晌，瞅着日影从院里爬，一直爬到他身前小桌上，爬上那套《绣像全图三国演义》上，就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

砌墙——

北人砌墙，大约是从轩辕氏那儿学的，起码在殷墟遗

址上见过那砌墙法，古人称“版筑”，现时叫“干垒”。方法大致相同。在隰原上、平地里，几个、十几个赤裸的汉子把木板一块块贴持在夹峙的木桩边，再向木板间抛下和得黏黏的淤土，慢慢地平地拔起了一二米高的四堵土墙。把万物灵长人类放在这四堵墙内，虎豹豺狼的吼叫都隔远了，鸟儿啁啾的鸣响也轻微了，人就平躺在土地张开的口方方的大口里。从那些赤裸汉子的夯歌里喊出了人类对于这避风躲雨、远离万物的土室的喜爱。而从远古到今天，不过是多开了几个窗子，多用了几块玻璃以迁就自然，允许它的光线入窥室内罢了。太爷爷说：

砌墙——

于是黄有福就领来了几个汉子，从门前的漏河取水，从后山的岩沟挖土，在河滩的湾边拣石——全是圆滚滚的鹅卵石，至大也不过有烟筐箩那么大——来筑墙。太爷爷穿着前清的长袍，用湘妃竹的烟管点划墙基。他指指划划的地方，正开着一片一片的野山菊，淡紫色的、鹅黄色的野山菊，一簇一簇地开放。他用脚踩这些野山菊，山菊就被碾死在麻布鞋下，但仍散出浓浓的香气。据父亲讲，我也试过，闻闻野山菊，闻不出太多的香气来。但我总怀疑，地球转了好几年，太爷爷脚下的那块土和我今天嗅闻的这片土地，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这野山菊不是品种退化了，就是同它们从来就风马牛不相及。太爷爷慢慢地踏着，他没注意脚下碾尘的山菊，也没闻到它的浓郁香气，只是瞅着漏河在夕阳下成了一条细细的银线。这条银线不绝如缕，像是从他的心里流出来一些血，倏忽在阳光下

变了色似的。他从心底里升上了一股庄严，这庄严是家族在五间瓦屋落成时，他爬上去在梁柁上放一块小小的金片时就涌出过的。他当时呆呆地瞅着梁柁叹息，觉得它来驮负高家瓦屋还是受了委屈，给它背上放的不该是这没分量的金箔片片，而应该是祖宗道道地地象征如意吉祥的金鲤鱼或至少应是一小块金砖。而现在，他踏着脚下的土地，就觉得好像是堂屋的梁柁在向外延伸，一直延伸到他脚下，这脚所踩踏的整块土地就都在堂屋的遮蔽之下了。他走的步子方健、沉稳，头向前平视，有一种实实在在做事时不骄不矜的神情。头上戴的是小瓜皮帽，那种天下地主的固定帽式，上身穿一件福字马褂，有长袍且袍角有一块玉石的扇坠。就是这么一个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和黄世仁一个模样儿。爸爸说，不像，并不是天下的地主都那么一式的。说着还叹一口气。我还是觉得就是这样，要么像地主么？

围墙渐渐地修起来了，全家人眼瞅着它从地里爬起、长高。慢慢地，吃水度命的漏河看不见了，河滩的一片片高粱地看不见了，太阳一落到后山去，窗后的围墙一下把影子丢落在堂屋窗前。只有前边墙的中间留下了一道豁口，那是准备安上大门，修上个结结实实的门楼的。豁口正面面对着对山峰颠的烟囱砬子。落日把太爷爷呆站在豁口前的身影扯长，让他细细的身子从院墙豁口探出，头上瓜皮帽的小圆铜钱顶儿直指烟囱砬子。后窗早早就没了阳光。猫蜷在北炕打鼾，阴影一点点地浸到南炕。这时候奶奶就坐在南炕窗前，呆呆地望那个豁口。

奶奶是对河岸徐家屯的漂亮姑娘。

夏时晌儿，奶奶一次去漏河提水，在河岸上见了爷爷的。爷爷从下甸子赶着马车回来，车上拉着蓬蓬高的一车茅草，草发散着香味儿，香味儿老远老远就扑打着了奶奶的鼻子。她蹲在河边，心就有些慌乱，扑腾腾的乱跳。打水的木桶就哗啦啦哗啦啦地在水面上扑腾。她觉得满河的水都是茅草的香气，桔黄色的夕阳落在了青茅草汁淌满的漏河里。她就想唱，唱那些在场院屯脚听来的黄黄的蹦蹦词儿，可总唱不出口，就觉得词儿在心里唱起来了，节拍撵打着河水的哗哗声响。爷爷赶着马车，木轮的花轱辘车在千百年不曾易辙的深深车道里滚动。他瞅见了河边打水的姑娘，看见了她那只硕大无朋的木桶，就心里一动，呼喊住了车，任马去嚼路边的苦菜、叶儿草，扑腾腾地快步走到了河边。

“喝点水……”他扑打着身上的草屑。其实不是什么草屑，是那些未成熟的愿意易地而生的草刺种子、狼牙苍耳。

“喝呗——”奶奶没抬头，把半桶水拎到了身后。

爷爷只觉得长长的乌黑油辮一甩，两只白白的手臂一抡，便又只看见浑圆的姑娘的屁股了。他的心怦怦跳起来，也觉得满河都是茅草的香气，而且这香气是从河沿边袅袅地升腾起来，一直飞到昏黄的夕阳里去的。这会儿，爷爷觉出木桶里水只有那么浅浅的一点水底儿，就粗声地嚷：喝不着，喝不着。奶奶轻声说：喝不着？喝不着……猛一转身，木桶在漏河水面上抡了一个圈儿，咕嘟嘟沉了